

# 難忘的平生知己

李先聞

## ——憶念胡適之先生

### 下廚燒水泡茶饗客

胡適之先生是我有生以來瞭解我最深的知己，我要在此以至誠的心情來寫我與他這位偉大人物結識的經過。

適之先生是清華一九一〇年的官費留學生，他回國後，不久就享大名，一九二八年他再去美國，同他母校康奈爾大學看看，有一天晚上，中國學生會請他列席演講，那時我的身體很「棒」，看見這位大人物，蒼白的臉，弱不禁風的小個

先痛見：

我今天試攪了一個本院同人的

信稿請你看，如果你總接受

這稿子裏的辦法，就請你不要

氣的改別全稿的文字與內容！

請恕我這樣不禮貌的做法！  
這  
李先聞

胡適博士民國五十年七月致本文作者函

子，斯斯文文的，但說話的聲音有力量，有勁頭，而且發音宏亮，滿口都是安徽土音，我想，中國的讀書人都是這個樣子，國家怎能強盛起來呀！我回國後，奔走找飯吃，又與適之先生所研究的不一樣，他學哲學，我學農，隔行如隔山。

適之先生的名望與日俱增，偶爾在報上看到，也略知一二。直到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中研院第一次院士會議在南京開會時，才跟這位骨瘦如柴的「文學革命者」第二次見面，似乎在那一次會議中，發言最多的是傅斯年與適之先生兩位。

一九五二年，適之先生第一次來台，十二月在三軍球場向大專學生演講，我那時臥病在中心診所，在收音機旁，也飽享耳福。一九五四年我生病後，重到美國紐約，有一個禮拜天早上，與好友湯博士元吉，及包新第兄，到適之先生公寓去拜望他。

胡夫人不在家，適之先生親自到廚房去燒水、泡茶。在他客廳及書房內（每間約有十個榻榻米大小），都堆

滿了中西文書籍，當天中午適之先生還請我們到紐約的一家中國飯店去吃中國飯。好像那年的年尾，適之先生第二次又來台，參加國民大會，我剛從歐美考察返國，回台南工作，沒有碰過頭。

一九五七年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朱家驊先生因病辭職，十一月三日，中研院第三屆評議會在南港開會選院長，結果，適之先生得十四票，李濟及李書華各得十票，經蔣總統圈定適之先生繼任，在適之先生回國前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所長濟之代理。一九五八年四月適之先生返國，我從台南趕到台北松山機場歡迎他，場面很偉大，來機場接他的有幾千人，年高德劭的于右老，以腿不方便，坐在機場進口處等他，我看見這個場面，為之心折。

之後，我跟適之先生辦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每兩個禮拜都要來台北開常務委員會之常會，適之先生常常正式或非正式的向我說：「先聞兄，您搬來台北罷？」最初我東推西推，總覺得中研院這樣不好，那樣不行：①台南糖業公司偌大的企業，已經有個好的開始，尚待努力的地方很多；②北來後，找研究人員不容易；③自己身體不好，血壓仍很高，加以風濕病那時正在發，北來

後，單是風濕病一樣，想到了頭就大。但適之先生決不灰心，最後我終於答應他，只要研究大樓修好，我就立刻搬來。自院中聘我為植物研究所籌備主任後，有十個名額及十萬元新台幣經費，一九五五年我就從台灣大學農藝系請了三位年輕人，分別的派在糖業試驗所各系協助研究工作。同時接洽幾位台大的植物學家，農學院的農藝教授們作兼任工作者。

一九五八年到美國參加了幾個會：①在普大開的全美國農藝學會。②在加拿大開的國際小麥會議。③在Montreal城Mcgill大學開的世界第九屆遺傳學會。④代表中研院在華盛頓參加ICS會。十月半重返台灣，到南港向適之先生詳細的報告各種開會的情形，適之先生連說幾聲「好好！」勸我立刻南下休息。

一九五九年初，經吳大猷博士的建議，適之先生就同梅貽琦先生（那時當教育部長）王世杰、李濟之，李熙謀、錢思亮、楊樹人及我七八人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發展中國的科學。本來適之先生是想藉美國的經援中每年由政府撥出一部份經費，來購買圖書儀器，建造研究室，及學人宿舍等。主任及副主任由中央研究院長及教育部部長分別擔任，第一次經費的分配，我在台南，不知內情，李熙謀在委員會中報告美援會的主管派的情形後，適之先生很詫異。見他蒼白的臉變得更蒼白，心情激動，但很鎮靜的把分配好的預算記錄下來。會後約我一同到南港他的寓所便飯，在車中半個多鐘頭的行程中，先生心中的憤慨並未表露於面上，直到南港下車進門時才連說幾

聲：「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人在台北。家中又有電話，為什麼這樣大的事，剛剛一開始，就不讓我曉得呢！」那時美援會主管人之一是一位 Schmidt，此人是「中國通」。官場的惡習更通。這種經費的分派，是他同他的好友決定下來的，連梅部長都被瞞着，不知道。我當時也沒其他辦法只同情的安慰安慰胡先生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胡先生在台中中華農學會作專題演講「基本科學研究與農業」，我有事，沒有去參加，後來在報章上，看到適之先生演講的全文。在演講中，推崇Nico 310大量推廣的成績，他以農學的一個逃兵的資格，來敘述這個冒險嘗試所得的成就，目的是強調基本科學的研究。適之先生是學哲學的，對於這個問題，構想很多，同時引證了那時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博士（教育學）的看法。基本科學的例子：是數、理、化、生物，及遺傳等學。又引用了趙連芳博士「現代農業」書中的幾句話：「生物科學、機械工程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等，」最後還提到放射學。後來胡先生提到他有三個夢：「我的第一個甜夢，是夢見蔣夢麟先生、沈宗瀚先生、錢天鶴先生，三位主持農復會者毅然決然的把台大農學院三個研究所包辦了去，用農復會的大力量，在五年之內，把三個研究所造成三個第一流的科學研究機構，我的第二個甜夢是主持糖業公司的雷寶華先生，毅然決然的把李先聞先生多年來想的植物研究所包辦了去，用台糖的大力量在五年之內，把這個植物研究所造成一個第一流的植物學基本研究機構，我的第三個甜夢是夢

見台灣省主席周至柔先生，毅然決然的請本省公賣局把中央研究院的化學研究所包辦了去，用公賣局的大力量和台灣省的大力量，在五年之內，把這個化學研究所造成一個第一流的化學基本研究機構。」

事後，批評者說，適之先生是外行，不應當說內行話。「內行」與「外行」的區別在那裏？我那時還不太了解。

適之先生的甜夢，似乎一個一個在實現中，或已實現了。

一九六一年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中美科學會議，我方是適之先生為團長，團員有楊聯陞、蔣廷黻、沈宗瀚、鄧昌黎、毛子水、李方桂、蕭公權、李濟之、郭廷以、錢思亮、魏火曜及我等三十餘人。七月十日下午二時開會，有極短的開會儀式，主要的講員是適之先生，他用極清晰的英語演講，每一句都很長，但文法一點兒不錯，有點像中國老夫子在用英文朗誦中國的詩詞一樣，極抑揚頓挫的能事。演講了一小時左右，演講完會，聽眾鼓掌聲大起，隨着大家站起來為先生致最崇高的敬意與尊崇，約十分鐘後，掌聲漸息，大家才坐下，無怪乎適之先生名聞國際間。除他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給他的哲學博士外，世界各國許多有名的大學三十五所都授以 J. T. D 文學博士（名譽）頭銜。我之所以決定從台南搬到台北，這個演講給我以莫大的啓示。

### 內行外行農界「逃兵」

回台後，七月二十三日搬來中研院定居，正

式開始作水稻的研究。那時我的觀念，還是母校康奈爾大學植物系的那一套「古典式的植物學」。聘請的研究人員，雖然是年輕的，還是脫離不了受過訓練年輕的「分類」學人、「解剖」學人、「細胞」學人、「育種」學人那一套。但是與適之先生每次談話時，以一知半解的知識告訴他基本科學像數、理、化的重要性，應為基礎，然後方能研究生物的奧秘。適之先生早在康校也學農，隨後才改學哲學，常自稱是農界的「逃兵」。我那時充「內行」騙「外行」，連自己也騙着了。一直到一九六四已逾花甲之年才重新學習現代生物學，四、五的努力後，才對於以基本科學為本，以生物為研究工具的大道理，才算有點明白，在這裏，應向適之先生告罪，恕我當時無知，不是有意騙您的，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長科會在台北開會，錢思亮校長私下告訴我，中研院代理總幹事全漢昇先生要去美國講學，適之先生要我當總幹事。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內心很着急。因為①中研院對內對外事宜，急需整理，以謀今後的發展。②植物所剛剛建立起來，又不能分心。③自問一生待人太天真，又認真，先天的條件及後來在美國所受的教育，都以此為依歸。做研究以植物為對象，不會引起不愉快的事情。至於總幹事的職務，全是對人的，動輒得罪人，反而誤事。④自己的血壓太高，隨時都可以成問題。七月四日，適之先生正式對我說，請我當總幹事；七月八日院務會議，適之先生在會中宣佈我可能考慮當這個兼職。我告訴他們兩點：①我對於行政工作

不適用；②身體不好，不能勝任。第二天黃季陸及楊亮功兩位先生來敦勸。十六日好友楊樹人教授來為適之先生作說客。十九日黃季陸及凌純聲兩先生先後來勸。廿八日已到最後關頭，適之先生給我一看他親筆寫的「給本院同仁的信稿」。

我看了以後，眼淚似乎掉下來，人生難逢一知己。適之先生為國家、為民族、為科學的發展，愛護中研院，就是鐵打的心腸，已早被軟化了。

我到醫務室王大夫那裏去量血壓，王大夫直搖頭說：「太高，太高。」當然適之先生聽了王大夫的報告後，他嘆息搖頭。那時剛從台南搬到南港之家中還沒有佈置就緒；植物所的佈置恰在開始，又在計劃牽領中國代表團三十餘人到檀香山去參加第十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又在編列長科會的

下年度預算及研究計劃，自己已分身乏術，適之先生還要將中研院這個大大的任務加在我的身上，於是惶恐緊張，一個月下來，夜夜都不能安眠，結果血壓當然增高到駭人的程度。血壓特高，正是不就總幹事的好理由，於是請內子如玲去與適之先生反覆陳述了半天，適之先生才暫時放棄給我這個兼職，說等我到國外去參加會議後，身心好點時再談，我這心事才暫時放下來。之後，適之先生心臟病常發，一九二六年一月初，又因心臟病第四次進院，三月初還要到美國去開會，在病房中，我答應他說：「先生從美國回來後，我就可幫忙。」不料一誤再誤，我沒有能替這一代學人幫忙，分他的憂，真是抱歉之至，希望適之先生諒解。一九五七年太平洋會議理事會開會時，我被選為該會常務理事，該會總幹事Dr. Coolidge

希望我帶五十位中國學人去參加第十屆大會，適之先生也希望我當團長組織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去參加。承教育部部長黃季陸先生允諾可送七位科學家赴會，我就大胆物色赴會的人士，那時開會地點檀香山是美國的屬地，在台學人爭先恐後地都想去，因為都想藉開會機會，順便到美國探親。教育部七個名額，連中研院及其他機構補助的不過十名。太平洋科學會能補助多少名還不知道。人選問題，都由適之先生決定，我不過以參謀的身份負建議之責而已，適之先生的原則是人選不宜集中一個機構，科目不必集中一兩個門。人選定了，有位博士，因沒有論文，不曾入選。我見辦事有點棘手，建議胡先生把這位博士圈上。果然，堵塞的瓶頸，忽然暢過。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同團員們到 Honolulu 大會、理事會、宴會、酒會，直開到九月二日閉幕。五日到 Chicago 參加大女恩澤及呂德璿公證結婚後，去紐約辦簽證，要到倫敦參加 UNESCO 的年會，這也是適之先生派我的差事。在紐約英領事館去辦了兩次，都碰大釘子，每次都請我等一兩個月後倫敦有回電才可簽證。那個會是九月底開，怎麼能等，而且我身體不好，大夫游維義勸我回台休息。我因此打電報與適之先生徵求意見，他回電要我到康奈爾母校去休息，然後再到西德簽證轉倫敦。我想紐約那麼大的領事館都簽不成證，掙扎着去西德也沒有把握，加以太忙，游大夫恐怕我會病在路上，進退不得，勸我回台。於是又電適之先生：「遵醫囑返台休息。」九月十二日啟程回台北，到後向適之先生報告

太平洋科學會議開會的情形及不能去英法的經過後，回到家中睡了三日三夜，除略進飲食外，都在床上甜睡，游大夫的診斷沒有錯，否則可能病在路上，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 突然間殞落了巨星

由台南搬到南港後，朝夕與適之先生住在一起，中研院所長以上的人們，只有適之先生與我住在南港，適之先生要我常常去他家陪他吃晚飯。胡先生的劉廚子是台北名廚之一。胡先生過世後，他到日本賺美金，現在已腰纏萬貫了，我每次去吃飯，都嫌他廚子做的菜太多油，簡單的幾個小菜油膩都太重。「動物油吃得太多的人們，到中年以後，以致血管硬化，不太好。」我這一知半解的理論，似乎對胡先生並沒有影響。有時，我已吃過飯，他還是要我去陪他喝酒。醫生只准他每次喝二四西酒，而我呢，因血壓高醫生不准我喝酒。但是到胡先生那裏，尊賢敬老的遺風，從小就灌輸我的腦中，每次胡先生請王祕書志維爲我配一盃Martini（混合酒，是幾種國外名酒配合而成的）。胡先生常同我說，王志維先生是他的「徒弟」，但似乎有「勝於藍」的感慨。記得我第一次喝下了那一大杯烈酒後，臉紅心跳。以後常常在酒先生那裏練習，一杯下去，就不覺得怎麼樣了。適之先生和藹可親，與他相處，有沐春風之感，一點也不拘束。我們隨便談話，互相交換意見。雖說所研究的異趣；但是他對於科學救國的大道理，與我的見解不謀而同。加以又是康奈爾大學的先後同學，更感親切。我自從和適之先生相處之後，覺得台灣的工作，實在做不完，於是我的心胸就開闊了，血壓也慢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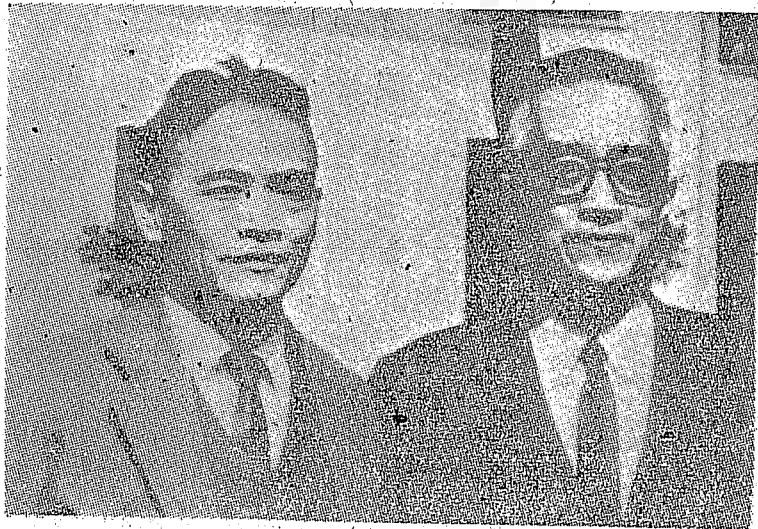
減低了。每天自己從事研究，並以訓練下一代的學人爲今後的大計，可惜適之先生不久就去世，否則他看見後來的植物研究所，必定要說：「好，好，頂好。」

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第五次「院士會議」。適之先生主持這次會議，選出了新院士六位。開會完後，適之先生對我說：「我剛從醫院出來不久，下午的酒會，請你主持。」我驚訝萬分，知道到會的年高德劭的比我多得多，謙虛的告訴適之先生，請他另請他人。適之先生就不再說了。下午五時，在蔡元培館開酒會，客人到得很多，適之先生自己主持，開始時，先生儀態瀟灑，輕鬆愉快，總以笑臉迎人，跟着請凌鴻勛、李濟吳大猷及吳健雄四位院士演講，講演者都以科學在中國不能生根爲主題，彼此間有不同的意見及看法，適之先生在這個興奮的情緒下，臉上露出不安及過度疲倦態，散會後，大多數的客人已離去，當凌鴻勛先生伉儷和適之先生在蔡元培館中間道別，即將離去時，適之先生向後一倒，我嚇得不知所措，如玲究竟是學過護理的，趕快將先生領子解開。不久醫生來，判定胡先生已斷氣。一代學人，與世長辭。中研院痛失領導人物，我便失去導師。以後的歲月將艱苦了，需要自己去奮鬥了，當時我徬徨無主，全身發抖，不能自制。晚上，睡也睡不着。每天到先生靈前默禱，希望他福佑我們能完全他發展科學的遺志。九半年後的民國五十九年才寫出以下的「哀思」。

八個月，朝夕相處，祇想把科學在中國生根。在您的領導下，短期間，頓使我平生抱負得以實行。

怎樣使科學生根，酒會中還在討論。突然間，殞落了巨星！

悲哀中，我的意志更堅定，您發展科學的遺志，我當更加努力去完成。培植年輕的學人們，對國家，對科學有所貢獻。適之先生，請您安息吧！希望您福佑這個生根科學的美麗遠景。福佑這美麗的前程。謹以這番哀思，獻給我平生唯一知己。適之先生。



本文作者（左）與故胡適博士合影於民國四十八年